

H 聚焦

近日，2021“自贸港之声”新年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盛大举办。《算盘响》为其中一场民族器乐音乐会短剧，作曲家巧妙地将中国算盘作为乐器融入了笙的演奏中，并以民族器乐音乐剧的形式，声情并茂地表现了传统经济生活中算账的典型情景。

一曲毕，掌声经久不息。近年来，越来越多新民乐、民乐跨界风格的表演涌现在观众视野中，它们以新颖多元的演奏形式，给人以听觉享受和视觉效果的双重冲击，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传统民乐演绎“流行跨界”

# 曲高和不寡 民乐也很潮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新民乐新在哪？表现新颖的视听盛宴**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谈论的民乐跨界与新民乐内涵有一致性，有关新民乐的讨论，早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流行了。”海南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海南大学国乐团常任指挥曹量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算盘响》可以说是新民乐的优秀代表，所谓民乐跨界、新民乐，可以理解为涵盖了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甚至民间戏曲、曲艺、地方音乐等民族音乐元素，用新理念创造的有别于传统民族音乐形式之外的，又能与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相融合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波及文化领域，文艺圈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种被称之为新民乐的民族器乐演奏形式开始在音乐舞台上悄然诞生。新民乐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民乐采用单乐器或固定搭配的演奏方式，用更加灵活的表演形式和绚丽的背景、灯光，将中西乐器进行搭配。在一弦、一管、一音、一调中，谱写着民乐与西洋乐的和而不同。

而如今，民乐跨界相对于新民乐来说，又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例如，民族乐团开始演绎各种不同风格的曲目，演奏古风和二次元风格的作品、改编外国作品，不同音乐风格都可以通过民族音乐来表现。比如，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就曾与管弦乐团表演过一段名曲串烧，既包含传统曲目《十面埋伏》，也有动漫《火影忍者》的主题曲等，二胡、阮、三弦、琵琶等多种乐器被方锦龙轮番表演。

“也可以这么理解，以前听民乐更多的是耳朵上的滋养，而如今新民乐、民乐跨界带来的则是一场视听盛宴。”曹量总结说。

**新瓶装老酒 让更多年轻人发现民乐之美**

曹量认为，现阶段民乐跨界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散发着光芒，虽有鲜明特色，但其核心范围依然在民乐范围内，其新在于构建传统民族文化条件下留有传统音乐理论且借助演出形式演奏音乐作品，产生思想共鸣。所以，民乐跨界的衍生与发展需要依靠本土文化与音乐元素，反之则难以走向世界。

“若要对一部音乐作品进行文化定性，就看其内涵元素更偏向于什么。”曹量说，比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发行十多年了依旧广为传唱，古香古色的歌词与腔调醉倒无数人，有跨界的意味，但究其根本，这首歌还是属于流行音乐范畴。

年轻人并非不喜欢民族音乐，而是需要一种全新的形式发现民乐的美，跨界激发了他们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当下，民乐跨界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民乐的地位日渐下降？这并不构成对比关系。”曹量坦言，欣赏一些传统民乐是需要一定艺术基础的，而民乐跨界的演绎形式相对来说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正是因为如此，传统民乐显得愈发纯粹、珍贵。

“现阶段，基本上所有乐团都会尝试民乐跨界这样的演奏形式，包括海南大学国乐团。”曹量透露，目前海南大学国乐团也在尝试创作一些作品，虽然在实际演奏中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相对较少，但这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民乐跨界要有度 玩得新奇，更要有内涵**

“我们现如今虽然一直提倡保护中国民族音乐，但真正能够了解及欣赏民乐的人可能还没那么多。”曹量认为，民乐跨界不失为音乐界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大家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对新式音乐文化持宽容的态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让民乐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市场。

“任何事物都要有兼容并包的态度才能发展，民乐自身的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曹量同时谈到，民乐跨界要把握好度。例如，传统民乐器与与其他乐器，尤其是与西方乐器合奏时，一定要注意跨界之度的把握，跨界是锦上添花，而非削足适履，一定要注意保持传统民乐原有的艺术水准和风格特色。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民乐跨界，非简单融合，更要表现出新意。在演奏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融入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一要注意不能喧宾夺主，扰乱了主体表现；二是要根据音乐内容表现之需，不仅为讨好观众硬性植入与内容相悖的形式；三是要根据演奏者的能力而谨慎选择，不能牵强执行，这或可能因能力不济而出现舛误。

不少专家认为，民乐跨界，虽然玩得新奇，但更要有内涵。民乐跨界以整体性内容布局，营造一波三折的音乐内容或故事线索，不失为跨界融合之利；融入视频影像以辅助视听，也是多媒体丰富时代下的跨界融合之利。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一定要以技艺高超为基础，加强演奏能力展现仍是重中之重。否则则是哗众取宠、本末倒置，甚或贻笑大方。

H 热读

## 汉学家眼里的古代海南

——读《珠崖：12世纪前的海南岛》

■ 林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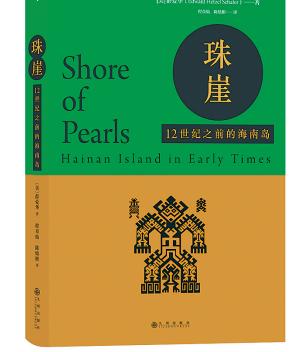
《珠崖：12世纪前的海南岛》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薛爱华（1913~1991）的著作。薛爱华的学术研究几乎都围绕着中世中国而展开。

依据初版时间先后，《珠崖》（1970）排在《闽国》（1954）、《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之后。《闽国》初印，在两种大部头的成功之后，薛爱华为什么再写小格局的地域作品呢？

对于中世中国的物质文化史，薛爱华始终满怀兴趣，不同于其他史学家总是聚焦华北，薛爱华的视线早就投向了中国南方。薛爱华注重“华裔研究”，即“中华及其四裔”，或“中国及其周边”。所谓“南方”，在中世中国主要指的是南越，包括岭南（广、桂、容、邕）和安南之地，这些地方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互动，是薛爱华感兴趣的题材。

《珠崖》是《朱雀》的后续之作。在地理上，海南岛位于南方之南，南方的意象更胜出岭南。以“朱雀”为象征的中古景象，依然在薛爱华心中起伏，当他看见“珠崖”在古人笔记里有时解释为“朱雀之崖”之时，难免再起涟漪，要去穷究一番这方名为“珠崖”或“朱雀之崖”的所在。

《珠崖》并不限于唐代，囊括早期海南开发的整体历史，是“从远古时期直到北宋末年，亦即大约12世纪20年代为止”，落实在8世纪到11世纪，是因为在这个时段内，历史记载变得丰富，提供了研究的可能。全书共分六章，末章总结，前五章从历史、自然、原住民、交通、流人各方面，全方位探讨古代海南的地理风貌与社会文化。



珠崖或朱雀之崖，都指向物产和自然环境。薛爱华讲述这里湿热难当的气候、狂暴肆虐的台风、内陆的山岩、甘美的泉水、丰富的矿藏、各种独特的动植物，例如槟榔、椰子、贵重的沉香木和稀罕的翡翠鸟羽等。作为输出品，特产养活了海岛人，也造成了长期的农耕荒废，还引起了外界的觊觎。海岛人以此为生，福兮祸兮。薛爱华梳理黎人、疍民等六个族群的构成和习俗，他还注意到了唐宋时期海南岛上的跨文化通婚现象，这个涉及族群融合的问题，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薛爱华依据的文本，很多来自各个朝代被贬谪至海南岛的官员。比如，李德裕、苏轼。苏轼的海南经历及其诗文是本书重要的文献依据。薛爱华并非唯苏轼是听，他指出了苏轼文章流露的文人的不谐世事和忧愁感，比如，苏轼批评土著懒惰，以为华北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照搬到海南，就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耳。薛爱华以其历史学家的识见，挖掘海南与大陆经济关系所处的依赖和纳贡体系，观察北方流人带动的海南文化与风气的改变，对于了解和研究中世中国如海南这样的边疆地区的开发史与文化交流史，带来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海  
文  
艺

H 看台

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椰城上演

# 不老爱情在火焰中燃烧

■ 本报记者 昂颖

纯美如诗的台词，空蒙迷离的舞台，激荡着青春的汗液和荷尔蒙的剧场氛围，缥缈动人的音乐，针针见血的辛辣讽刺……日前，最新版先锋话剧《恋爱的犀牛》在海口东方环球大剧院上演。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戏剧场景，对每一个带着“犀牛”烙印的观众来说，这既是初见，又是重逢。

## 22年经久不衰，一代人的爱情圣经

1999年的初夏，由孟京辉导演、廖一梅编剧的《恋爱的犀牛》，在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艺小剧场首演即引起轰动。由此，这部饱含诗剧气质的先锋话剧用它尖锐的犀牛角划开戏剧世界的天际，成为中国票房长盛不衰的剧坛奇迹，不仅在全国各大剧场多版本同时上演，更一路漂洋过海，吹响欧洲先锋号、驶过北美西海岸，不断“解锁”新大陆。

“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样，《恋爱的犀牛》在这22年里也备受眷顾，并被文艺青年们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每一位看过“犀牛”的观众都被它光芒四射的爱情诗篇感染，也被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的执着所感动。

欣赏这首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贯穿于全曲的激愤和痛苦之情，且充分地展现了肖邦的爱国主义情怀。音乐一开始是左手十六分音符快速下行，紧接着右手以柱式和弦，发出明亮且有力的音响，如号角般的呐喊。由此可见，肖邦在面对波兰革命失败后激昂不安的情绪中，又有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音乐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

22年间，每版《恋爱的犀牛》演出都会对剧本进行微调，以期更契合当下的流行文化元素和观众审美体验。最新版《恋爱的犀牛》由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最年轻的新生力量——蝴蝶组进行演绎，为剧目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让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延伸出更多可能。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尽管22年来共经历过9个版本，然而每版《恋爱的犀牛》都是从男主角马路的这段独白开始。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也由此拉开序幕：犀牛饲养员马路爱上了一个叫明明的女孩，爱仿佛能让人卑微到尘埃里，他义不容辞地为了她做所能做的一切，但在明明眼中，这是一种傻、一种偏执，因为明明心中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尽管那个男人并不喜欢她，但是明明却由始至终都放不下他。马路和明明是同一类人，对待爱情有着同样的执着与信仰，且各自忍受着爱而不得的痛苦。

## 新版舞台布景有隐喻，永不熄灭的爱与执着

新版《恋爱的犀牛》的舞台，绵延开来的白色台阶布满了观众的视界。就好像是一场梦，有些对话明明在台阶上面，马路在台阶下面，他们似乎不在同一个空间内，像是跨越了时空，就像这场注定相伴的爱。马路一次次不顾一切地追爱，明明一次次

不为所动地拒绝。直到马路中了大奖的那一天，他带着奖金来找明明，但这些钱在明明的爱情面前一文不值。他开始失控，将金钱撒向天空，就像那头不愿顺从命运、不愿进入笼子里的非洲犀牛：图拉。

于是，马路粗鲁地绑架了让他陷入更深绝望的明明，当掀开蒙着明明眼睛前的白布，从天而降的巨大红色幕布盖向舞台，像充斥在空气中的血液，寓意着马路在她面前杀了那头可怜的非洲犀牛图拉，旁若无人的坚持与无望的挣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场爱情愈发撼动人心。至此，话剧落下了帷幕。

对于故事的结局，编剧廖一梅认为：“我希望看过戏的观众，能感到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坚持，可以坚持的。”《恋爱的犀牛》更像一个人类精神的寓言。马路得不到回应却永不放弃的特立独行之爱，虽然在平凡的生活中显得触目惊心，但他以真诚的爱情追求给了现实生活诗意的升华，犹如在追逐理想之路上点亮了一盏暖灯。

廖一梅曾说过，“《恋爱的犀牛》是火热的，是燃烧着的火焰，火焰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而坦白，无所谓克制和羞涩。它就是火焰，年轻的火焰，我想要留存住的不可复制的火焰。”也许，正是这种“偏执和疯狂”的展现，愈发凸显“爱的伟大和全面”。



《恋爱的犀牛》剧照

投稿邮箱 hnrwhzk@qq.com